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莱布尼茨与 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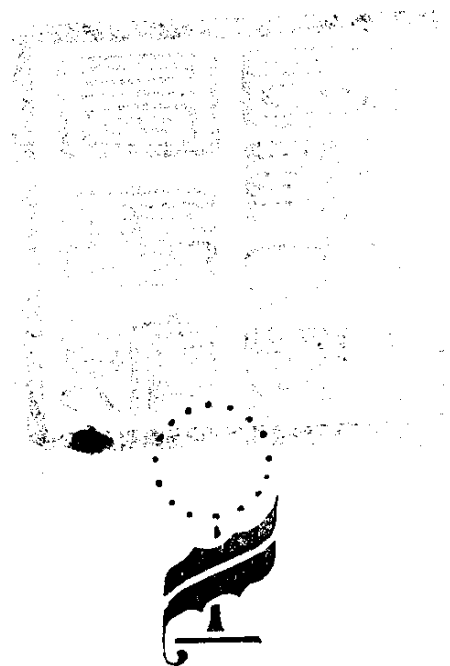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5 0821 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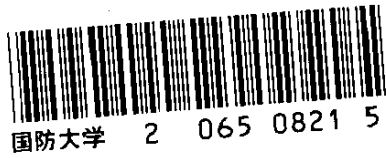
莱布尼茨与 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陈修斋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陈修斋译

责任编辑：徐奕春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67-7/B·202

1996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0千

印数 10 000册 印张 4 1/2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8.0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再版赘语

本书中译单行本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印了6,500册，早已售罄，也常有读者来信表示想购此书而不可得。现经协商，得商务印书馆及武大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同意，此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重印，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既要再版，译者就对原译本作了一次仔细的重新校阅。这次重校，除对照原作为底本的G本和所参照的E本外，另又对照了译者1983年赴法考察时所购得的另一莱布尼茨著作集新版本，即法国当代学者普雷南新编的《莱布尼茨著作集》(ŒUVRES de G.W. Leibniz, Editées par Lucy Prenant, Editions Aubier Montaigne, Paris, 1972. 以下简称P本)。P本所选的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书信，仅莱布尼茨的信登载了全文，克拉克的信则只有编者的法文详细“摘要”，并未登全文。而莱布尼茨的信的本文，P本基本上与E本一致，仅少数地方与E本不同。此次校阅时，凡E本与G本有异，初版已注明，而P本与E本相同者，即只照原注不再另加注；而P本与E本不同，或与G本相同者，则另加注明。又P本在每封信的标题下，都加了写此信的确切或大约日期，这对理解原信有一定参考价值，故也照P本补上。此外，P本在所选本书信集的最后还加了一篇“附录”，内容就是克拉克从莱布尼茨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的一些段落，可以解释莱布尼茨在书信中所说到的一些问题的，只是所选

的这些段落,大都只指明出处而并未直接摘引原文,而这些段落所从出的原作,又大都未有中译,原书也多不易得,所以我觉得此附录对我国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也就不再补译。有志于此作深入研究者可参考原书。

这次重校除改正了一些错字或不合规范的简体字外,对原译文有不够确切处也作了一些修改以求更加贴近原文。这样的处所并不多,也增加和修改了几条注。此外则就是上述对照新得的P本后所作的一些修订和增补了。这次重校,虽竭其所能,但限于水平,错误疏漏恐仍难免,尚望读者指正。

本书得以再版重印,商务印书馆及武大出版社有关同志给了各方面的帮助,谨此志谢。

译 者

1991年9月于珞珈山

译者弁言

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和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之间的一场论战,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和牛顿派之间关于世界的一些根本观点,特别是关于空间和本性的观点的论战,不论在哲学史还是科学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莱布尼茨的生平及其主要哲学观点,我已在所译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一书“译者序言”中作了较详细介绍(该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里不再多加论述。简要说来,他不仅是近代初期德国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渊博的学者。虽然由于他所处的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初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西欧其他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等都远远落后,资产阶级力量还异常软弱,这种历史条件使得莱布尼茨在哲学上未能摆脱唯心主义。但他的思想中有较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往往能比较敏锐地看出当时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局限性,并对它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的失足处在于看到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就根本否定了唯物主义本身而转向唯心主义。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即所谓“单子论”,就是因为看到机械唯物主义把构成万物的最后单位看作仅以广延性为本质属性的物质原子,而否认具有广延性的原子的无限可分性,是不合理的,就转而认为构成万物的最后单位根本不应具有广延或量的规定性;这样他就根本

否定了它的物质性，而认为这种“单纯实体”只能是不具有量的规定性而只具有一定的质的精神实体，是某种和“灵魂”类似的东西，即所谓“单子”。他也正确地看到当时机械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本质属性仅仅归结为广延的狭隘观点既无法说明万物何以能有运动变化，也无法说明身心之间乃至一切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或影响，因而只能求助于上帝的随时干预，也就是在解释自然的过程时得求助于“奇迹”，但他自己因此就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创造“单子”之初就预先安排好的，使每一“单子”各按自己的“前定”的本性发展而万物之间就自然彼此合拍或“和谐”，仿佛彼此互相作用或互相影响似的。这就是所谓“前定和谐”的学说，是莱布尼茨的又一主要哲学观点。这是为了排除日常的“奇迹”而求助于一个最大的、更不可思议的“奇迹”。可见他的“单子”论和“前定和谐”学说，都是为求克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缺陷而走向另一极端，陷入唯心主义的。但他毕竟借助于神学而达到物质与运动不可分，以及世界万物按自身规律运动发展而毋须上帝干预，和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或“和谐”的“秩序”等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合理思想。

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是个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并站在这个立场上和以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进行了全面的论战，这就是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一书的主要内容。但莱布尼茨在与唯物经验论者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力图吸收对方的合理思想。正是他在坚持基于“矛盾律”的“必然真理”的同时，又承认从经验得来的关于“事实”的判断也是“真理”，并首先提出“充足理由律”作为这种“事实的真理”的基础。尽管他并未能把理性和经验正确地结合起来，也还是表现出力图克服唯理论的片面性的倾向，对促进认识论

的发展有其贡献。

撒母耳·克拉克是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学者,拥有各门科学的广博知识,并且能够应用这些知识去很好地解决种种困难问题。1697年,他曾将法国的笛卡尔派物理学家雅各·罗奥(Jacques Rohault, 1620—1675)的《物理学》译成拉丁文出版,并附加上了根据牛顿的观点所作的许多注释。此书曾多次再版。这样一来,他在当时牛顿派物理学和笛卡尔派物理学的争论中,为维护牛顿派观点立了大功,对牛顿的物理学观点之为人们所接受及笛卡尔物理学观点之受排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一生和牛顿有很深的友谊,也正是这种友谊,促使他把牛顿的《光学》译成拉丁文,于1706年出版。这一工作对阐明和推广牛顿关于光的理论也起了很大作用,并因此进一步赢得了牛顿的极大好感。

莱布尼茨和克拉克之间的这场论战,是通过当时英国太子威尔斯亲王的夫人进行的。这位太子妃以威廉明娜·夏洛蒂·封·安斯巴哈公主(Prinzessin Wilhelmine Charlotte von Anspach)的身份生活在娘家普鲁士宫廷中时,本来就和莱布尼茨相识。她的聪明才智得到莱布尼茨的赏识,她也以莱布尼茨的学生和朋友自居。她告诉莱布尼茨,有一天她在宫廷中和一位英国教士谈话,谈到“神正论”时,她谴责了牛顿及其信徒们关于宇宙结构的观点,相反地赞扬了莱布尼茨的观点,特别是他的“前定和谐”的学说。莱布尼茨对此作了答复,他自己对1715年11月间给这位夫人的这封复信所作的摘录,就是本书的第一篇(I)。这位夫人把莱布尼茨这个摘录转给了那位教士,他就是克拉克。克拉克接受了挑战,提出了答复,于是这场论战就展开了。这些论战的书信就是这样通

过威尔斯亲王的夫人转达的。

1715至1716年这场论战进行的同时，也正激烈地进行着关于莱布尼茨和牛顿谁是微积分的第一个发明者的争论。牛顿的朋友们为了替牛顿争微积分的发明权，就竭力打击和诋毁莱布尼茨作为数学家的声誉；克拉克在这些信件中也以同样的精神力图揭露莱布尼茨哲学上的弱点，贬低他作为哲学家的声誉。这就使得论战显得异常激烈，并难免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心平气和地讲理的态度。当然，这也并不就降低了这场论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莱布尼茨在第一封信中先只是简短地指责了牛顿认为“空间是上帝用来感知事物的器官”的观点；并责备牛顿及其信徒们把物质世界变成了上帝所制造的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竟须上帝时时来加以矫正和修理，即为了自然的需要也得求助于上帝的奇迹；而他自己则主张宇宙间同样的力继续保持不变，只是遵照自然规律和美妙的前定秩序而从一部分物质过渡到另一部分物质而已。莱布尼茨对牛顿及其拥护者们包括洛克提出谴责的主要理由，是说他们的观点削弱了“自然宗教”，有损于上帝的全智全能，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会有利于或导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克拉克对莱布尼茨的答复，先是为牛顿辩护，说他把空间说成是上帝的“感官”，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竭力表白牛顿的《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反对唯物主义而维护宗教的；又反过来谴责莱布尼茨自己的“前定和谐”学说才会导致“定命”和“唯物主义”；又谴责他把上帝看作“超世界的心智”，实质上是把天道和上帝的统治排除于世界之外，使上帝只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总之，双方都以宗教卫道

者自居，而谴责对方的观点有损于上帝的尊严，会导致唯物主义。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会觉得很有趣的。两位科学史上的巨人，牛顿（克拉克在这里无非是牛顿的代表）和莱布尼茨，其实都以自己的科学成就而大有功于唯物主义，却都要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对唯物主义而维护宗教的，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有的合理解释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个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就意味着一个“不道德”的人！这种时代的、阶级的偏见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可笑，但在他们自己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好处（这是他们自己始料所不及的），就是在他们的互相揭露和攻击中，倒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他们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价他们的思想在促进人类认识发展上的积极意义。例如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学说，本来我们也许只看到它颂扬上帝的万能、维护宗教的荒谬性和反动性一面，而通过克拉克在这里的揭露，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原来还有借一个最大的奇迹来排除其余的一切奇迹，实质上排除了上帝对一切自然过程的干预，从而使上帝只成为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一面。这和那些号称“自由思想家”的“自然神论者”以此作为“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马克思语），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而“自然神论”在当时是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看来克拉克对莱布尼茨的这种“揭露”并没有冤枉他。克拉克的原意当然是在以此“谴责”、“贬抑”莱布尼茨，但在我们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他倒是恰恰揭示出了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随着争论的展开，某些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争论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到了最后第五封信，莱布尼茨较全面地讨论了他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些概念，如关于必然性和定命，关于意志，关于空间和时间，特别是关于虚空或空的空间，以及关于力、运动、引力作用，和关于奇迹的性质，关于“前定和谐”的意义，等等。而在这场争论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问题。克拉克所维护的牛顿的观点，是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绝对的、实在的存在”，物体存在于时空之中，时空则并不依赖于物体而是自身独立地存在的；因此没有物质的地方也仍有空间即空的空间，时间也是如此；而物质在宇宙间只占很小一部分，宇宙的大部分乃是空的空间；如此等等。莱布尼茨则认为空间只是物体“并存的秩序”，时间则是事物“接续的秩序”，它们本身不是什么“绝对的、实在的存在”；离开了物质就无所谓空间，正如离开了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什么时间一样；空间和物质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分的，正如时间与运动虽有区别也是不可分的一样。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布尼茨自然就否认有虚空或空无物体的空间，从而也否定牛顿认为物质只占宇宙中很小一部分，宇宙大部分是空的那种观点，而主张整个宇宙都是充满物质的，如托利拆利氏管之类被认为真空的地方，其实只是排除了粗大的物质，但仍是充满了精细的物质，例如光线仍可穿过玻璃进入其内，光线也还是一种物质。如此等等。

莱布尼茨自称有好多理由来反对把空间看作绝对的存在，而他在这里所用的最主要的论据，则是认为把空间看作绝对的存在，就会违背他所提出的“充足理由律”。因为照他看来，这种绝对空间的各部分既是完全齐一的，就没有什么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物体应当在这个地点而不在另一个地点。而如果把空间看作并存

的秩序,而不是什么绝对的存在,则只要例如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不变,就根本没有根据来追问它们是在这一地点而不在另一地点的理由。他也认为如果把时间、空间当作绝对的存在,则它们就也将是无限的、永恒的,那样就得承认在上帝之外还有不依赖于上帝的无限的、永恒的东西了,甚至上帝本身也得依赖于空间、时间而存在,这在他看来当然又是有损于上帝的尊严的了。莱布尼茨也主张把空间和物体本身的广延、时间和事物本身的绵延分开,理由是一个事物可离开它所在的空间和时间,但无法离开它本身的广延和绵延。总之,离开了具体事物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本身只是“理想性的”东西而不是什么绝对实在的存在。

至于克拉克,则仍竭力维护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对于莱布尼茨根据充足理由律提出的责难,他虽也表示承认一个事物的存在和这样存在需要有一个充足理由,但认为单单上帝的意志就可以是充足理由,因此虽然空间(或时间)的各部分是无区别的,上帝凭他的意志就可以决定一个事物应当处在这部分空间而不在另一部分空间。莱布尼茨认为这是口头上承认而实际否定了充足理由律,上帝的选择也是应当根据充足理由律的。而克拉克反对把空间和时间仅仅看作事物并存或接续的秩序或关系的一条较重要的论据,则是说秩序或关系不是“量”而空间和时间则是“量”。双方争论的具体论点和论据,原书具在,这里不多说了。

那么这争论的双方究竟谁是谁非呢?这问题当然也需要哲学史和科学史工作者来作深入的研究,不是笔者在这里能来简单下结论的。不过至少可以说,牛顿和克拉克的那种绝对时空观,在科

学上今天已为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所扬弃，总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绝对真理了；就哲学上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把时间、空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否认有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绝对时空的。就这方面来看，莱布尼茨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总是有其合理和正确的方面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用来反对绝对时空观的论据就是完全正确的，更不能说他自己对时空本性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确的。例如，以把时空看作绝对的存在就会在上帝之外承认有不依赖于上帝的无限的永恒的东西为理由来反对绝对时空观就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的观点来反对有唯物主义意义的观点，至少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而他自己把空间、时间看作是“理想性的”东西，显然就会否定时间、空间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而陷入了时空观上的唯心主义。因此如果把莱布尼茨的观点和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来任意作比附乃至等量齐观，显然是错误的。但莱布尼茨在牛顿本人在世的时代，就能看出他的绝对时空观的局限性，并且已明确地提出空间和物质、时间和运动既有区别又不可分离的看法，总说明他有辩证法的眼光，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

关于其他许多问题的争论，情况也大都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地下断语。即便像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学说，当然是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莱布尼茨居然也加以反对，这仿佛是唯心主义“反科学”的“明证”了。但稍作细究，也可看出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学说诚然是根据大量的经验和实验结果而提出的符合实际事实的理论，但他对这一事实的“原因”，则如克拉克在他给莱布尼茨的第五封回信中自己也承认的那样，是尚未能说明的。而其所以难以说明，也

和牛顿承认空的空间有关。两个物体之间如果隔着的是完全空无所有的空间，则两个完全不接触的物体既“无中介”，又如何能互相吸引或发生其他作用，在理论上要加以说明就会遇到困难了。莱布尼茨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点。这和他反对绝对空间因而反对真空的观点是密切相联的。这对于今天来探讨“场”如“引力场”是否物质的问题难道不是也可以有某种启发吗？为什么就不能认为他反对“万有引力”学说的观点也有某些合理因素呢？当然，这不是说莱布尼茨反对万有引力就是完全对的。他在这里也和他的整个哲学的总倾向一样，都是由反对某一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某种缺点出发，而走向根本反对这一正确观点本身的错误道路。这是莱布尼茨的哲学为我们提供的理论思维上的一条深刻的教训。他在和克拉克争论的其他问题上也往往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莱布尼茨和克拉克的争论，因莱布尼茨的去世而中断了。他给克拉克的第五封信亦即最后一封信，是在他逝世前几个月写的。而克拉克对此的答复，即他的第五封即最后一封回信，则可能是在莱布尼茨逝世前不久或逝世后写的，他大概根本未看见，自然也无从答复了。未能看到他对此的答复和他们之间的进一步的争论，该是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

莱布尼茨的信是用法文写的，克拉克的信则用英语。在这场争论中断后，克拉克就把全部信件编成一个集子出版。也许为了能产生一种均衡匀称的效果吧，在克拉克出版的书信集里，莱布尼茨的信附上了英语的译文，克拉克的信则附上了法语的译文。莱布尼茨曾再次认真地研究过他致克拉克的书信的原文，作了某些

修改。他把随后叫人重抄的经修改的副本寄给了笛·梅佐 (Des Maizeaux)。克拉克出版这书信集时从笛·梅佐那里得到了这个副本,把那些修改之处作为注释增补到最初的原稿上去。此外克拉克又从莱布尼茨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了一些段落作为附录,以解释莱布尼茨在书信中所论及的那些问题。克拉克所发表的这个集子书名英文全文为:*A Collection of Papers, which passed between the late Learned Mr. Leibnitz and Dr. Clarke in the Years 1715 and 1716, relat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已故博学的莱布尼茨先生与克拉克博士之间在1715及1716年有关自然哲学及宗教的原理的往来书信集》〔伦敦,1717年〕)。稍后笛·梅佐也出了一个集子,法文全名为:*Recueil de diverses Pieces sur la Philosophie, la Religion naturelle, l'Histoire, les Mathematiques etc. par Mrs. Leibniz, Clarke, Newton et autres Auteurs celebres* (《莱布尼茨、克拉克、牛顿诸先生及其他著名作者有关哲学、自然宗教、历史、数学等等的各种文件结集》〔阿姆斯特丹,1720年〕);其中第一卷就是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这十封信,不过全部只用法文本。后来爱尔特曼编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全集》(*God. Guil. Leibnitii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extant latina, gallica, germanica omnia*, ed. J. E. Erdmann, Berlin, 1840. 以下简称E本),将此书信集收入其中作为除附录外的最后一篇,即第九十九篇,标题为:*Recueil de Lettres entre Leibniz et Clarke sur Dieu, l'Ame, l'Espace, la Durée etc. 1715—1716*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之间论上帝、灵魂、空间、绵延等等的书信集》,1715—1716年)。E本并标明是据笛·梅佐的本子的,因此也

全部采用法文本。格尔哈特编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herausgegeben von C. J. Gerhardt. Berlin, 1875—1890*, 共七卷, 以下简称G本)将此书信集编入第七卷, 载于第347—440页, 标题为: *Streitschriften zwischen Leibniz und Clarke*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1715年, 1716年)。G本是根据莱布尼茨的手稿原件出版的, 除了克拉克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是莱布尼茨的手稿原件中所没有的, 其余则系采自克拉克公开出版的本子。因系根据原件, 所以G本中莱布尼茨的信只用法文本, 克拉克的信则只用英文本。格尔哈特也照例在这全部书信前面加了他自己用德语写的一篇引言。

本书主要是根据G本翻译的, 但初稿译毕后又据E本作了校订。因G本系根据原来的手稿, 而E本则根据笛·梅佐的经莱布尼茨修改过的本子, 所以同是莱布尼茨的法文原信, 有些地方也略有出入。至于克拉克的信则G本系据英文原文, E本则为法文译文, 两种文本自然更有不尽一致处。因此凡两种版本有歧异处, 都在脚注中说明, 以便参照。只除了少数标点符号或着重号(原书均为疏排)不同处, 则基本上仍照G本, 但遇有G本未加着重号而E本加着重号处, 也一并加了着重号, 为避免烦琐计不再加注。本书所加脚注, 除标明为作者或G本、E本编者原注者外, 均为译者所加, 大都为注明两种版本的歧异, 也有少量其他说明性的注释。至于G本编者的引言, 主要为说明这一争论的缘起和经过、争论的主要问题和双方主要论点, 以及有关版本等的说明, 其内容大体均已采入此译者弁言中, 就不再转译其全文了。

在译校和撰写此弁言过程中, 承傅乐安同志帮助解决本文中

所出现的拉丁文的问题,杨祖陶同志帮助解决G本编者引言的德文问题,并承王太庆同志据G本作了校阅,多所指正,一并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译者虽力求忠实于原文,但限于学力,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1982年6月于珞珈山

STREITSCHRIFTEN
ZWISCHEN
LEIBNIZ UND CLARKE

1715, 1716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herausgegeben von
C. J. Gerhardt, Band VII, Berlin,
1890. S. 352—440)

内 容 提 要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莱布尼茨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而克拉克则是牛顿的朋友和拥护者。这一论战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和牛顿派之间有关世界的一些根本观点，特别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本性的观点的争论。莱布尼茨虽然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批判，不论对哲学或物理学的发展都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本书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者，特别对有志于探索时空观念的发展史的人是必读的历史文献，对一般学习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学生也是重要的读物。

02
14

目 录

I	莱布尼茨的第一封信.....	1
	1715年11月所写一封信的摘录.....	1
II	克拉克的第一次答复.....	3
III	莱布尼茨的第二封信.....	6
IV	克拉克的第二次答复.....	12
V	莱布尼茨的第三封信.....	17
VI	克拉克的第三次答复.....	23
VII	莱布尼茨的第四封信.....	29
	对第三封英文信的答复.....	29
VIII	克拉克的第四次答复.....	42
IX	莱布尼茨的第五封信.....	53
X	克拉克的第五次答复.....	96

I 莱布尼茨的第一封信

1715年11月所写一封信的摘录^①

1. ^②自然宗教本身似乎极度被削弱了。^③好些人使灵魂成为有形体的，另外一些人使上帝本身也成为有形体的了。2. 洛克先生和他那一派的人至少是怀疑灵魂是否物质性的和自然地可毁灭的。3. 牛顿先生说空间是上帝用来感知事物的器官。但如果上帝需要某种手段来感知它们，它们就不是完全依赖于他，也不是他的产物了。4. 牛顿先生和他那一派还有对上帝的作品的一种很好笑的意见。照他们的看法，上帝必须不时地给他的表重上发条。否则它就会不走了。他没有足够眼光来照看到它，使它能作持久的运动。上帝的这架机器照他们看来甚至是这样不完善，以致他不得不时时用一种非常规的协助来给它擦洗油泥，甚至来加以修理，就像一个钟表匠修理他的钟表那样；这种表匠越是不得不时常把他的钟表重新拨一拨和矫正一下，他就将越是个坏的工匠。照我的意见，同一种力量和活力是永远在其中继续存在的，只是遵照自然规律和美妙的前定秩序而从〔这部分〕物质过渡到〔那部分〕

① E本作“莱布尼茨1715年11月写给威尔斯亲王夫人殿下一封信的摘录”。

② E本此信分作四段，每段前有顺序标号。G本此信无段落顺序标号，也不分段。

③ E本此句末加一括弧，注明“(在英国)”。

物质而已。并且我主张,当上帝行奇迹时,并不是为了支持自然的需要,而是为了支持神恩的需要。若作别样的判断,那就是对上帝的智慧和能力有一种非常卑下的观念。

II 克拉克的第一次答复

[1715年11月中]①

1. ② 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有些人否定或甚至大大败坏了自然宗教本身,这是很确实的,并且很可叹息。但是(紧接着人们的罪恶感情之后③)这主要地须归之于唯物主义者们的虚妄哲学,对这种哲学,哲学的数学原理④是最直接地反对的。说有些人使得人的灵魂,另一些人甚至使上帝本身都成为有形体的存在,这话也很对。但这样做的那些人,是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大敌;这原理,并且只有这原理,证明了物质或物体是宇宙的最小和最微不足道的部分。

2. 洛克先生曾怀疑灵魂是否非物质性的,这一点从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看是可以引起正当疑虑的。但在这点上他只得到了某些唯物主义者,即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敌人们的追随;他们在洛克先生的著作中,除了他的错误之外就很少或没有赞成什么东西。

3. 依萨克·牛顿爵士并没有说,空间是上帝用来知觉事物的器官;他也没有说上帝需要什么媒介来知觉事物。正相反,他是

① 据P本补。

② 段落标号照E本,G本此信无段落标号。

③ E本此句作“在风俗的放纵之后”,且无括号。

④ 指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1687年出版,这里以此代表牛顿及其整个学说。

说上帝既然无所不在，是以他的直接出现在一切事物之前，在事物所在的不论何处即全部空间中，知觉到一切事物，而无需任何器官或媒介的干预或协助的。为了更易理解起见，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正如人的心灵，以它的直接出现在利用感觉器官在脑中形成的事物的图象或影象面前，而看到那些图象，就好像它们是事物本身一样；上帝也以他的直接出现在一切事物面前而看到它们；他是现实地出现在事物本身、出现在宇宙间一切事物面前的，正如人的心灵是出现在他脑中形成的一切事物图象面前一样。依萨克·牛顿爵士把脑和感觉器官看作是那些图象借以形成的工具，而不是当图象如此形成时心灵借以看到或知觉那些图象的工具。在宇宙中，他并不是把事物看作好像是用某种工具或器官形成的图象；而是看作实在的事物，是上帝自身所形成的，并且为他在它们所在的一切地方看到，根本无需任何媒介的干预。当他设想着无限的空间（好像）是无所不在的存在物的感官（sensorium）时，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指这个比喻。

4. 其所以在人们之中，一个工匠所造的机器越能长久继续正常运转而无需工人进一步插手，他就被正当地看作技艺精巧熟练，是因为一切人类工匠的技巧都仅仅在于把某些运动物件加以组合、调节或放在一起，这些物件的运动的本质是完全独立不依赖于工匠的；就像那些砝码和弹簧之类，它们的力不是由工人制造出来，而仅仅是由他所调节的。^①但对于上帝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不是仅仅把物件加以组合或放在一起，而本身就是它们

^① E本此句末尾在“调节”之后还加上“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等字样。

的原始的力或推动力的作者和继续保持者；因此，说一切事物无不在上帝的继续不断的统治和监察之下作成，这不是对他的技艺的贬低而是真正的颂扬。认为世界是一架大机器，无需上帝的插手而继续运转，就像一架时钟不用钟表匠的协助而继续在走一样，这样的概念是唯物主义和定命的概念，并且倾向于（在使上帝成为超世界的心智的借口下）把天道和上帝的统治实际上排在世界之外。据同样的理由，一位哲学家就可以把一切事物表现为从创世之初就如此进行，无需天道的任何统治或插手；一个怀疑论者^①还会很容易再往后推论得更远，并设想事物从永恒以来就如此进行（如它们现在所进行的一样），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或原始的作者，而只有这些论客所谓的全智而永恒的自然。如果一位国王有一个王国，其中一切事情都将继续进行而无需他的统治或插手，或无需他的鉴临及命令做些什么，这对他来说将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王国；他实际上也就会根本不配享有国王或统治者的称号。而正像那些硬说在一个地上的政府中无需国王本人下令或处置任何事，事情也可以完全进行得很好的人，可以合理地被猜疑为他们大概很想把国王撇在一边一样，无论谁要是主张世界的进程无需上帝这最高统治者的继续引导也能进行下去，他的学说实际上就是要把上帝排在世界之外。

^① G本英文为“Sceptick”（怀疑论者），E本法文为“Pyrrhonien”（“皮浪主义者”），所指是一样的，古希腊哲学家皮浪历来被看作怀疑论的主要代表。

Ⅲ 莱布尼茨的第二封信^①

[1715年11月末]^②

1. ^③ 在那封呈给威尔斯亲王夫人并蒙亲王夫人殿下惠寄给我的信件中,^④ 说紧接着罪恶感情之后,唯物主义者的原理对维护那种蔑视宗教的言行也起了很大作用,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认为他有理由又加上一句说,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和那些唯物主义者的原理相对立的。正相反,它们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唯物主义者以德谟克里特、伊璧鸠鲁和霍布斯为范例,自限于只根据数学的原理,并且只承认物体,而基督徒数学家们则还承认有非物质的实体。因此,和那些唯物主义者的原理相对立的,不是数学的原理(据这名词的通常意义),而应该是形而上学的原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部分地还有亚里士多德,对这些形而上学原理有过某种认识,而我自认为已把它们用推理证明的方式确立起来了,虽然在我的《神正论》中只是通俗地加以陈述的。数学的伟大基础是矛盾原则或同一原则,这就是说,一个陈述不能同时是真的又是假的,因此A是A而不能是非A。只要这一条原则,就足够证明全部算术和

① E本加一副标题：“或对克拉克先生第一封信的答复。”

② 据P本补。

③ 段落标号照E本,G本此信无标号。

④ 莱布尼茨手稿中无“在……信件中”字样。——G本原注

全部几何学，即全部数学原理了。但要从数学过渡到物理学，则还须另一条原则，如我在我的《神正论》中所已指出的，这就是需要一个充足理由的原则^①；就是说，若不是有一个为什么事情得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由，则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就是因为这个，阿基米德在他那部讲平衡的书中想从数学过渡到物理学时，不得不用充足理由的大原则的一个特例；他认为大家都承认，假如有一架天平，两边完全一样，如在这天平的两端再挂上相等的重物，则整个天平仍然静止不动。这是因为没有一边下降而不是另一边下降的理由。而只要用这一条原则，即：其所以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必须有一个充足理由——就可以证明神性，证明形而上学或自然神学的所有其余部分，甚至以某种方式证明那些独立不依于数学的物理学原理，即动力学原理或力的原理。

2. 信中又转到另一个问题说，根据数学原理，这就是说根据牛顿先生的哲学（因为数学原理对此丝毫无所确定），物质是宇宙的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这是说他在物质之外承认有一种空的空间，而根据他的看法，物质只占据空间的很小一部分。但德谟克里特和伊璧鸠鲁也主张同样的事情，只是在这点上他们和牛顿先生或多或少有些区别；也许根据他们比根据牛顿先生看来世界上有更多的物质。在这点上我认为他们是较可取的，因为物质愈多，则上帝行使他的智慧和能力的机会也愈多；而正是因为这一点，除了其他种种理由之外，我主张根本就没有虚空。

3. 在牛顿先生的《光学》的附录中，明明白白可找到这样的

① E本此句作“这就是充足理由原则”。

话：空间是上帝的感官。而感官 (sensorium) 一词的意思永远是指感觉器官。允许他和他的朋友们现在作完全别样的解释吧。对此我不反对。

4. 信上设想灵魂的在场就足以使它察觉在脑中所经过的事情了。但这正是马勒伯朗士神父以及整个笛卡尔学派所否认、并且有理由来否认的。要一个东西表象在另一个东西中所经过的事，光只在场是不够的，还须有完全别样的东西。为此须有某种可解释的交通，某种影响的方式或在它们之间的东西，或者一种共同的原因^①。根据牛顿先生的看法，空间是密切地在它所包含的物体那里，并和它等量的。由此是否就能推论出空间察觉在物体中所经过的事，并且在物体从其中出来以后还记得它呢？不仅如此，灵魂既是不可分的，人们所能想象的灵魂之直接在身体之中就只能在一点之中，那么它又是怎样察觉在这一点之外所发生的事的呢？我自认为是第一个表明了灵魂如何察觉那在身体中所经过的事的。

5. 为什么上帝察觉一切，其理由不是他的单纯在场，而是还由于他的有所作为，这是因为他用一种继续不断地产生在事物中有好处和有圆满性的东西的行动，来保持事物。但灵魂既对身体并无直接的影响，身体对灵魂也无直接影响，它们的彼此符合呼应是不能用在场来解释的。

6. 使人主要赞扬一架机器的真正理由，毋宁是取自机器的结果而非取自它的原因。人们对机器匠的能力，不如对他的技艺

^① E本无“或在……原因”。

知道得多。因此人们引以赞扬上帝的机器的理由就据其全部自造而未曾从外借取质料，这是不充分的。这是人们被迫来绕的一个小弯子。使上帝优于其他机器匠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造了一切而其他工匠则需要另找他的原料。这样的优越性只是从能力来的。但上帝的卓越之处还另有一个理由，那是从智慧来的。这就是他的机器比其他无论怎样的机器匠的机器都更持久耐用，走得更准。买表的人并不在乎那表是否全部由一个工人自造的，或是否让别的工人造那些零件而他只加以装配调节的，只要它走得该多准就有多准就行了。而即使那工人曾从上帝接受了连那些齿轮的质料都能创造的天赋才能，要是他没有同时也接受把它们很好地装配调节的才能，则人家也还是不会满意的。同样，想求得对上帝的作品的满意的人，仅仅凭人家给我们引述的那个理由也是办不到的。

7. 因此上帝的技艺必须不会低于一个工人的技艺，甚至必须无限地超过工人的技艺。单单产生一切也许很可以表明上帝的能力，但不足以充分表明他的智慧。那些持与此相反观点的人，将恰恰陷入他们声称自己要远离的那种唯物主义者和斯宾诺莎的错误。他们认识到了事物的本原中的能力，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智慧。

8. 我并不是说物体世界是一架无需上帝插手而自己运动的机器或钟表，我足够坚决地主张被造物是需要他的继续不断的影响的；但我主张这表是自己走着而无需他的矫正的；否则就得说上帝改变主意了。上帝已预见到一切，他事先已把一切都整治好了。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已经前定的和谐，前定的美。

9.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上帝的天道或统治；相反地是使这统治成为完美无缺。一种真正的上帝的天道要求一种完美的预见；但是还不仅要求他预见了一切，而且要求他为一切提供了事先已安排好的适宜的救治方法；否则他就会或者缺乏预见的智慧，或者缺乏提供补救之方的能力。他就会像一位索其诺派^①的上帝，如儒利欧^②先生所说的，成天瞧着。的确，照索其诺派的看法，上帝甚至缺乏对种种缺陷的预见，而照那些迫使他来改正的先生们的看法，他则缺乏补救之方。但我看这似乎也是很大的一个缺点；这得说是他缺乏能力或缺乏善意。

10. 我不信人家能有理由指责我说过上帝是超世界的心智(*intelligentia supramundana*)。那些不赞成这样说的人^③难道要说他是世界的心智(*intelligentia mundana*)，就是说他是世界的灵魂吗？我希望不会。但是他们最好小心，别让自己并未想到就陷进那里面去了。

11. 把上帝比作一位国王，在他那里一切都自己进行而无需他参与，这比喻也不恰当，因为上帝始终保持着事物，而事物没有他就不能继续存在；因此他的王国并不是名义上的。那样比就好像说，一位国王这样好地培养了他的臣民，并且以对他们的生存的关怀这样好地使他们继续保持才能和善意，以至无需来加以矫正，却竟然仅只是一位名义上的国王。

① Socinien, 十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索其诺(*Faustus socinus*)的教义的追随者，他们否定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魔鬼的人格、人类的原罪等。

② *Jurieu, Pierre*(1637—1713), 法国新教神学家，以与鲍修爱，阿尔诺，倍尔等论战著名。

③ E本无“那些……的人”，仅作“他们”。

12. 最后,如果说上帝不得不时时来矫正自然的事物,这件事就该或者是超自然地完成的,或者是自然地完成的。如果这是超自然地完成的,就得求援于奇迹来说明自然的事物;这实际上是将一个假说归结于荒谬。因为用了奇迹,人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明一切。但这如果是自然地完成的,上帝就不会是超世界的心智,他就会包含在事物的自然本性之中,这就是说,他就会是世界的灵魂。

